

《宁寿续鉴》与《西清续谱》

——乾隆皇帝的文化未竟之业

Ning Shou Xu Jian and Xi Qing Xu Pu:
Unfinished Business about Culture of the Emperor Qianlong

嵇若昕

Ji Ruoxi

故宫博物院
The Palace Museum

Journal of Gugong Studies 2015 Vol.13

故宫学刊

二〇一五年 总第十三辑

故宫出版社 | The Forbidden City Publishing House

《宁寿续鉴》与《西清续谱》

——乾隆皇帝未竟的文化之业

Ning Shou Xu Jian and Xi Qing Xu Pu:
Unfinished Business about Culture of the Emperor Qianlong

嵇若昕

Ji Ruoxi

内容摘要:

清高宗在位时间长，登基时已成年，加上父祖两代的积累，使他在武功方面的十全武功，让他志得意满。至于文化大业，终乾隆一朝未曾稍歇。在整理国故方面，七部《四库全书》的敕编，大量的搜集、整理、校雠与抄写，工程浩大。对于古文物的搜求、整理与考订，以所谓“西清四鉴”（或称“乾隆四鉴”）和《西清砚谱》的敕编与完成，成其大略。虽然如此，清高宗未曾自满，尤其在內廷度藏古器物的研究、考订方面仍孜孜不倦，希冀继续整理成篇，以备刊行。本文仅以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藏品为例，说明未成书的《宁寿续鉴》与《西清续谱》是清高宗已开始着手却未竟的文化事业。

关键词:

西清四鉴 《宁寿续鉴》 《西清砚谱》 《西清续谱》
“入谱”砚 “续入”砚

ABSTRACT:

The reign of the emperor Qianlong lasted long time. When he acceded to the throne, he was grown up. With the accumulation of his father and grandfather, he is very good in military accomplishments. As for the culture industry, Qianlong once never eventually receded. In the aspect of rearranging the national heritage, he finished the compilation of seven *Si Ku Quan Shu*. The huge project required a lot of work of collection, collation, proofreading and copying. In the aspect of the collecting, arrangement and examining of the antique, he finished *Xi Qing Si Jian (Qianlong Si Jian)* and *Xi Qing Yan Pu*. Even so, he never complacent and still studied on the research about the ancient artifacts in the court. Through the collections of Taipei Palace Museum, this paper illustrates that *Ning Shou Xu Jian* and *Xi Qing Xu Pu* are the unfinished cultural business of the emperor Qianlong.

KEYWORDS:

Xi Qing Si Jian, Ning Shou Xu Jian, Xi Qing Yan Pu, Xi Qing Xu Pu, Rupu Yan, Xuru Yan

2002年秋冬之际,台北故宫博物院(以下简称“台北故宫”)曾推出一个颇受好评的年度展览——“乾隆皇帝的文化大业”¹,当时分成五个子题,即第一,“乾隆皇帝”,乃借文物描绘清高宗乾隆皇帝这个人;第二,“文化顾问”,借30件台北故宫的藏品,简介协助乾隆皇帝完成文化大业的帝师、阁臣、词臣、南书房与翰林院的重要文臣,还包括玉匠姚宗仁;第三,“上下五千年”,略述乾隆一朝整理国故的努力,以及对于古文物的搜求、整理、研究与考订;第四,“东西十万里”,借文物简介乾隆皇帝与西洋及周边属邦的往来关系;第五,“别有新意”,以瓷器为主,说明乾隆皇帝溯古而不泥古的创新精神,这个单元中还展出乾隆朝承清高宗旨意在“国史”中另立“贰臣传”与“逆臣传”,有别于传统所谓的“青史”精神。

在“上下五千年”单元中,对于古文物的搜求、整理与考订,以所谓“西清四鉴”(或称“乾隆四鉴”)²和《钦定西清砚谱》(简称《西清砚谱》)的敕编与完成,成其大略。前者整理、考订了超过4000件内廷皮藏的古铜器与历代铜镜,后者也收录了240方各类质材的内廷古砚与皇家时作砚。³此外,在展览中也呈现出当时对于内廷珍藏的宋代与明代瓷器之整理、编目。⁴

清高宗在位60年(1736~1795),归政后仍以太上皇的身份训政3年余。在武功方面,他自己合并名之为“十全武功”,并于乾隆五十七年(1792)撰写《十全记》以夸示之,并志得意满地自号“十全老人”⁵。在文治方面,乾隆一朝也留下不少影响,《四库全书》的编纂享誉古今,铜器与砚台谱录的敕编,至今仍是古器物学的重要图籍。虽然如此,清高宗未曾自满,尤其在內廷皮藏古器物的研究、考订方面仍孜孜不倦,希冀继续整理成篇,以备刊行。本文仅以台北故宫的藏品为例,略叙乾隆皇帝的文化未竟之业。

一 《宁寿续鉴》

台北故宫旧藏中有一批题签是“西清续鉴 乙编”的镜匣,共收录100面战国至唐宋的铜镜,清朝藏于奉天行宫(盛京),在民国初年移置紫禁城西华门内的宝蕴楼,成为古物陈列所的藏品,后并入中央博物院

1 展期:2002/10/5~2002/12/20,请参考网站 <http://www.npm.gov.tw/exh91/chien-lung/chinese/>。

2 “西清四鉴”即成书于乾隆十六年(1751)的《西清古鉴》,成书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的《西清续鉴》(甲、乙)和编纂时间在乾隆四十一年至四十六年间(1776~1781)的《宁寿鉴古》。至于“乾隆四鉴”之名,见刘雨编纂《乾隆四鉴综理表·前言》,中华书局,2004年重印本,第1页。

3 虽然“西清四鉴”中古代铜器与《西清砚谱》中的古砚,真贋互见,却也可一窥当时内廷对古代文物的认知梗概。

4 冯明珠主编:《乾隆皇帝的文化大业》,台北故宫,2002年,第114~115页。第114页刊载一件《南宋官窑青瓷龙纹洗》,第115页则刊载一件《金一元钧窑海棠式花盆》,其同页皆刊载了台北故宫所收藏的《陶瓷谱(册)》对于该器的注录与彩色图绘。

清高宗传旨编目、绘图与装箱之古器物,往往铜器与瓷器同时进行,见余佩瑾《乾隆皇帝的古陶瓷鉴赏》,收于氏主编《得佳趣:乾隆皇帝的陶瓷品味》,台北故宫,2010年,第14~40页。文中作者在从《阅是楼库存陈设档》(清道光年钞本)的载录中比对后,认为:其原名《珍陶萃美》。该书附录作者把梳《活计档》与清内廷陈设档册中的《阅是楼库存陈设档》《延春阁建福宫现设陈设》(光绪二年立),认为台北故宫所藏4本陶瓷图册(《埏埴流光(册)》[故杂415]、《燔功彰色(册)》[故杂410]、《珍陶萃美(册)》、《精陶温古(册)》)与另藏4本铜器图册(《范金作则(册)》[雨一一七六、故杂414]、《观象在镕(册)》、《吉范流辉(册)》[故杂419]、《吉金耀采(册)》[故杂417]和对照的铜器,其图册与铜器都各自收贮于木匣中。在第279~281页(附录十)与第282~284页(附录十一)分别刊载《珍陶萃美(册)》与《精陶温古(册)》的图绘和对照的瓷器。如今瓷器与图册分存器物处与书画处,书画处所贮《珍陶萃美(册)》和《精陶温古(册)》之典藏号,当年清室善后委员会在点查完不久便佚失,而另赋予“卯五”与“卯六”之号。

其实清室善后委员会出组人员赋予《珍陶萃美(册)》的典藏号应是“金二四七51”之十一,清季贮永寿宫;《精陶温古(册)》的典藏号应是“吕六一九”之十一,清季贮养心殿。其文中将《吉范流辉(册)》、木匣与内贮铜器之典藏号误植为“吕”字,实为“金”字,清季亦贮永寿宫。

5 庄吉发:《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台北故宫,1982年。

卷四 位育斋				故宫物品点查报告			
数字	品名	件数	数量	品名	件数	数量	数量
二二六	懋勤殿法帖 (計第十九、廿、廿一、廿二、廿三、廿四、計裝一已壞本匣)	六册	二二四 西清續鑑	三布堂法帖 (計三十一册有一册無字)	八本函	二二四	三布堂法帖
二二七	懋勤殿法帖 (計第一册至六册裝一已壞本匣)	六册	二二五 西清續鑑	千東法帖	兩本函	二二五	千東法帖
二二八	懋勤殿法帖 (計由第七卷至十二卷裝一已壞本匣)	六册	二二六 西清續鑑	(計十六册下兩缺並全志安刻)	四本	二二六	西清續鑑
二二九	懋勤殿法帖 (計由十三册至十八册裝一已壞本匣)	六册	二二七 西清續鑑	新刊神恩草書	四本	二二七	新刊神恩草書
二二〇	英華日記上面 (六册寫本)	一函	二二八 西清續鑑	論道孟子志疏 (計十二、五、十六)	一册	二二八	論道孟子志疏
二二一	英華日記下面 (六册)	一函	二二九 西清續鑑	元白長安志	一册	二二九	元白長安志
二二二	歐洲名都勝景圖 (律裝共六册)	一册	二三〇 西清續鑑	佛書臨晉景京詩 (一太)	一册	二三〇	佛書臨晉景京詩
二二三	歐洲名都勝景圖	一册	二三一 西清續鑑	小定河部告成太學碑文	一册	二三一	小定河部告成太學碑文
二二四	故宮物品點查報告	一册	二三二 西清續鑑	小定河部告成太學碑文	一册	二三二	小定河部告成太學碑文
			二三三 西清續鑑	小定河部告成太學碑文	一册	二三三	小定河部告成太學碑文
			二三四 西清續鑑	小定河部告成太學碑文	一册	二三四	小定河部告成太學碑文
			二三五 西清續鑑	小定河部告成太學碑文	一册	二三五	小定河部告成太學碑文
			二三六 西清續鑑	小定河部告成太學碑文	一册	二三六	小定河部告成太學碑文
			二三七 西清續鑑	小定河部告成太學碑文	一册	二三七	小定河部告成太學碑文
			二三八 西清續鑑	小定河部告成太學碑文	一册	二三八	小定河部告成太學碑文

图1 《故宫物品点查报告》第二辑（第一编第五册卷四《位育斋》）关于“西清续鉴”的载录

筹备处。至于《西清续鉴 甲编》中收录的 100 面铜镜，其中 57 面原藏于紫禁城内的位育斋。民国十四年三月七日上午点查至御花园内西北位置的位育斋时，一共发现 27 册的“西清续鉴”（甲编）镜匣。当年点查时，工作人员在《故宫物品点查报告》（以下简称《点查报告》）的“件数”字段中记载镜匣的册号，点查号为“收二二四”至“收二五〇”¹ [图 1]。民国九十九年(2010)台北故宫收购了其中 10 件镜匣。从表 1 中可知点查当时，位育斋贮存了第十至第三十一册、第三十三至三十六册和第四十六册镜匣，镜匣内的铜镜仅存 57 面，目前皆是台北故宫的珍藏。²

1 清室善后委员会编：《故宫物品点查报告》，线装书局景印，2004年，第二辑，第2～283页（下）至2～284页（上）。该套书一般在文物名称下标示“件数”，可是这批“西清续鉴”在“件数”字段标示者却是镜匣封面的册号，以至于易让人误认这批“西清续鉴”镜匣的件数。个人发表《物归原主：“西清续鉴”镜匣拾遗》（《故宫文物月刊》352期，2012年7月，第10～19页）时，亦误以为此，后经台北故宫同仁沈建东先生提醒，曾在《活计档、陈设档、点查报告与故宫器物类藏品》文中更正。该文原于2011年11月“故宫学的范畴、体系与方法学术研讨会”宣读时尚未修订，翌年交稿时方更正，至本文截稿为止，该次会议论文集尚未出刊。

2 古物陈列所主要是原奉天行宫与承德避暑山庄中文物，是广义的清宫旧藏。因此，台北故宫的清宫旧藏文物近九成属原藏紫禁城，但也有一定数量原藏奉天行宫或承德避暑山庄。

表1 《故宫物品点查报告》第二辑(第一编第五册卷四《位育斋》)关于“西清续鉴”的载录表

编号	点查号	品名	册号	备注
1	收字二二四	西清续鉴	十七册	台北故宫购藏镜匣
2	收字二二五	西清续鉴	三一册	台北故宫购藏镜匣
3	收字二二六	西清续鉴	十五册	
4	收字二二七	西清续鉴	三六册	
5	收字二二八	西清续鉴	三四册	
6	收字二二九	西清续鉴	十四册	
7	收字二三〇	西清续鉴	二一册	台北故宫购藏镜匣
8	收字二三一	西清续鉴	二七册	
9	收字二三二	西清续鉴	二二册	
10	收字二三三	西清续鉴	十一册	台北故宫购藏镜匣
11	收字二三四	西清续鉴	二六册	
12	收字二三五	西清续鉴	十三册	
13	收字二三六	西清续鉴	四六册	
14	收字二三七	西清续鉴	十册	台北故宫购藏镜匣
15	收字二三八	西清续鉴	二三册	
16	收字二三九	西清续鉴	十六册	台北故宫购藏镜匣
17	收字二四〇	西清续鉴	三三册	
18	收字二四一	西清续鉴	三十册	台北故宫购藏镜匣
19	收字二四二	西清续鉴	二八册	
20	收字二四三	西清续鉴	十二册	
21	收字二四四	西清续鉴	二九册	
22	收字二四五	西清续鉴	十八册	
23	收字二四六	西清续鉴	二四册	
24	收字二四七	西清续鉴	二五册	
25	收字二四八	西清续鉴	三五册	台北故宫购藏镜匣
26	收字二四九	西清续鉴	十九册	台北故宫购藏镜匣
27	收字二五〇	西清续鉴	二十册	台北故宫购藏镜匣

台北故宫也收藏了题签为“宁寿续鉴”的镜匣,点查号是李六九至李七四,“共四十八册,并有汉镜十六面、唐镜六十四面”¹[图2]。故宫博物院(以下简称“北京故宫”)图书馆典藏一册光绪年间(1875~1908)抄录的《符望阁陈设档》(内页有朱丝栏),其第72页即记载:“宁寿续鉴陆匣,内盛铜镜壹百面”;该馆另藏一册不确定朝代的清抄本《符望阁陈设》,其第72页也有相同记载。“李”字号即清室善后委员会点查至符望阁时所赋予的文物编号,可见清季这48册《宁寿续鉴镜匣》与100面铜镜一直收贮于此,如今都是台北故宫的藏

1 清室善后委员会编:《故宫物品点查报告》,第八辑,第8~123页(上)与页8~433页。

品。当年文物南迁期间在上海点查时，它们被收贮于“沪字第一二四〇箱”至“沪字一二四二箱”。¹

在48册《宁寿续鉴镜匣》的第三十一册镜匣中，收录了一开铜镜的目录，页尾有“乾隆戊午乐寿堂鉴定”数字。清高宗在位60年，归政后仍以太上皇的身份训政3年余，内务府造办处《活计档》²所记载者是皇帝对于活计的旨意，当时造办处往往仅为掌握实权者服务，清高宗虽然归政，造办处仍旧直接为他服务，当时朝廷正式的年号已改为“嘉庆”，但是《活计档》中仍以“乾隆”记年，故而有乾隆六十一至六十三年（1796～1798）的活计档案。所以《宁寿续鉴镜匣》所附目录中之“乾隆戊午”实是嘉庆三年（1798）。

造办处《活计档》乾隆六十二年（实系嘉庆二年，1797）《匣裱作》二月初七日载录：内廷（懋勤殿）交出一百面铜镜，太上皇“传旨着照宁寿宫现陈设《宁寿鉴古》式样一样成做”³。匠役于翌年“四月二十日将做得《宁寿续鉴》一分，计六套，安在奉三无私”⁴。镜匣呈进后由宁寿宫收存。这则档案为《宁寿续鉴镜匣》的成做时间提供了确实的文献数据，也合于前述台北故宫所藏镜匣目录上标示的时间。

从前述档案中可知，乾隆晚期的宁寿宫内曾陈设一套《宁寿鉴古镜匣》，内贮铜镜101面。当年清室善后委员会的前贤似并未能在宁寿宫中点查出这套镜匣与古镜，倒是在宁寿宫花园内的符望阁中点查出或完整、或破散的《宁寿续鉴镜匣》，其内贮100面铜镜亦存。依据《活计档》的记载，造办处匣裱作匠役呈进《宁寿续鉴镜匣》后由宁寿宫收存，或许当时即收贮于宁寿宫花园第四进院落中的符望阁中。

近有学者提出：“西清四鉴”中除了最早的《西清古鉴》是书籍先编纂完成后才制作镜匣，《西清续鉴 甲编》的成书时间与镜匣完成时间正相反；《西清续鉴 乙编》与《宁寿鉴古》二部的书籍与镜匣完成时间则无甚落差。⁵因为文渊阁本《四库全书》与摘藻堂本《四库全书荟要》等的收录与刊行，《西清古鉴》可谓普及，其余三鉴原仅有内府写本。目前《宁寿鉴古》典藏于北京图书馆，民国二年（上海）商务印书馆曾依据石刻缩小影



图2 《清 乾隆 宁寿续鉴镜匣》第十册（内贮《汉八乳鉴》与《汉四乳鉴》）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采自《典藏台湾·目录导览·内容主题·器物·铜器与金银器·清 乾隆“宁寿续鉴”第十册镜匣》

1 “沪字第一二四〇箱”贮“李七三”与“李七四”铜镜三十二件，“沪字一二四一箱”贮“李七一”与“李七二”铜镜三十四件，“沪字一二四一箱”贮“李六九”与“李七〇”铜镜三十四件。

2 本文所用《活计档》乃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制微卷。该馆收存不少清代内务府造办处承办宫中各项活计的档册、文书簿册、值班与值宿档等，从雍正元年至宣统三年有1500余卷册。其主要档册是造办处活计房人员按年月日归类誊写的档案，封面的题名往往是《某某年各作成做活计清档》，活计房人员随手登录皇帝置办活计的旨意并交各作承办的档册内容也归之（《流水档》或《底档》），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曾将它们制作成微卷。

3 《活计档》，乾隆六十二年二月初七日，《匣裱作》。

4 同前注。

5 许媛婷：《谈乾隆皇帝敕编“四鉴”与镜匣制作》，《故宫文物月刊》，第352期，2012年7月，第34～43页。作者在文中认为，《西清古鉴》于乾隆十六年成书，乾隆二十年刊行，其间同时制作《西清古鉴镜匣》；《宁寿鉴古》成书时间在乾隆四十二年十一月以后至四十六年之间，《宁寿鉴古镜匣》完成于乾隆四十二年十一月；《西清续鉴 乙编》成书时间与《西清续（乙编）镜匣》完成时间皆在乾隆四十七年十二月以前；《西清续鉴 甲编》于乾隆四十六年开始编纂，乾隆五十八年方始成书，《西清续鉴（甲编）镜匣》于乾隆四十九年九月制作完成。

印出版。两岸故宫都典藏了清内府抄写本的《西清续鉴 甲编》，台北故宫者典藏号是故殿 036787-036807，¹ 商务印书馆于宣统三年（1911）曾依据内府写本石刻缩印本传世。《西清续鉴·乙编》的内府藏本待觅，幸赖北平古物陈列所依据原内府写本于民国二十年石刻缩印传世。² 目前，这三鉴皆收录入 2002 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刊行的《续修四库全书》中。

至于《宁寿续鉴》，嘉庆三年四月二十日已制作完成《宁寿续鉴镜匣》，清高宗于嘉庆四年（1799）正月初四日薨逝，此时图谱尚未编纂成书，甚至尚未进行编纂。因此，《宁寿续鉴》或也如《西清续鉴 甲编》，镜匣先制作完成，图籍本应随其后。

参阅“西清四鉴”体例，《宁寿续鉴》收录的铜器除了有 100 面古代铜镜外，当然还有商周铜礼器，例如鼎、鬲、簋……及其他杂器。但是，这类礼器与杂器的载录并无数据可供追寻，究竟会收录多少件，也无可考，因此对于未能完成编纂的《宁寿续鉴》，其规模如何，实难进一步阐述。

二 《西清续谱》

乾隆四十三年（1778）大学士于敏中（1714～1779）等人奉清高宗旨意编纂成书的《西清砚谱》，共收录 240 方当时清内府藏砚，包括古砚与时作砚。³ 对于载录内府所收藏的铜器，清高宗先敕编《西清古鉴》，后下令分纂《西清续鉴》甲、乙两编；《西清古鉴》成书后，清高宗先下令敕编《宁寿鉴古》，⁴ 待《西清续鉴》甲、乙两编都成书后，遂欲续编《宁寿鉴古》，造办处匠役因此奉旨成做《宁寿续鉴镜匣》。如前所述，此时应已是乾隆五十八年之后了。既然内府所藏铜器之谱录有正录与续编，对于内府藏砚谱录，乾隆四十三年敕编成书的《西清砚谱》，是否也有续编呢？

在台北故宫多年的库房工作中，有一些收入《西清砚谱》的清官藏砚，除随附着砚盒（大多是清代造办处匠役成做者），有些还附有题签，其形式有如线装书的书名题签，其上楷体墨书古砚品名，右下方或缩小墨书“入谱”二字，或下方两行四字“入谱附录”，皆作楷书〔图 3〕。除此之外，还发现少数旧藏清官古砚所附类似题签上的墨书楷体文字，除了古砚品名外，其右下方缩小墨书文字不作“入谱”二字，而是墨书“续入”

1 何传馨主编：《十全乾隆：清高宗的艺术品味》，台北故宫，2013 年，第 94～95 页。另可从网站上检索，以进一步了解（<http://catalog.digitalarchives.tw/item/00/12/7f/6b.html>）。

2 刘雨编纂：《乾隆四鉴综理表 前言》，第 5～7 页。按：既然当年古物陈列所曾依据内府写本缩小景印，则该套写本应已于民国初年自沈阳运至紫禁城西华门内的宝蕴楼度藏。

3 台湾地区收藏的《西清砚谱》有 3 种版本，两者藏于台北故宫，另一藏于“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图书馆。后者乃“内府写绘本”，仅收录 30 方砚，“包含上自汉未央宫东阁瓦砚，下逮明制苍雪庵风池砚”（《数字典藏与学习联合目录 西清砚谱》，http://ebook.teldap.tw/ebook_detail.jsp?id=45【检索日期：2013 年 8 月 23 日】）。台北故宫所收藏的两种版本，一乃《四库全书》文渊阁本，分成二十四卷与一卷目，即收录 240 方砚，其中三卷附录收了 40 方砚；另一为乾隆年间内府朱丝栏写绘本，一套六函共二十四册，三册附录却收录了“四十有一”方砚（见王福寿《Ⅲ-13 西清砚谱》，冯明珠主编：《乾隆皇帝的文化大业》第 120 页）。此外，国家图书馆也藏三册旧钞本（《数字典藏与学习联合目录 西清砚谱》<http://catalog.digitalarchives.tw/item/00/07/ee/33.html>【检索日期：2013 年 10 月 14 日】）。

4 今日所见《宁寿鉴古》与《西清续鉴 乙编》并无序跋，刘雨依据前者书中的说解考释曾多次征引《西清古鉴》，而后者与《西清续鉴 甲编》的说解考释则见征引《宁寿鉴古》，加上《西清续鉴 甲编》的跋语，认为《西清续鉴》两编的编纂、成书在乾隆四十六年至乾隆五十八年之间，《宁寿鉴古》则在《西清古鉴》书成之后开始编纂，《西清续鉴》开始编纂之前成书。见刘雨编纂《乾隆四鉴综理表 前言》，第 2 页。因此，“西清四鉴”的敕编时间依序是《西清古鉴》最早，然后敕编《宁寿鉴古》，之后才敕编《西清续鉴》甲编与乙编。



图3 《清 乾隆 松花石河图洛书砚》(附“入谱附录”题签)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采自《典藏台湾·目录导览·内容主题·器物·玉石器·清 乾隆 松花石河图洛书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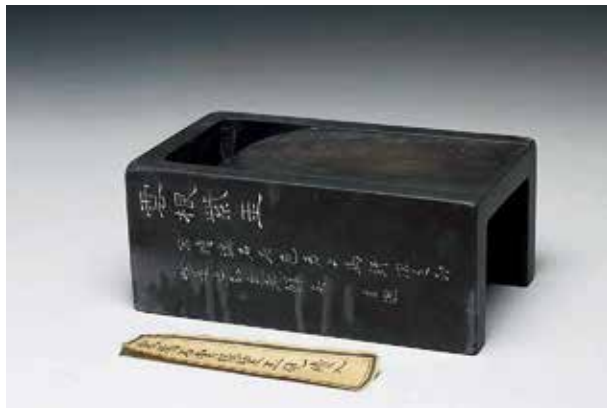


图4 《宋 端石云根紫玉砚》(附“续入”题签)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采自《文艺绍兴·南宋艺术与文化·器物卷》, 第229页

二字, 因此吾人认为乾隆朝曾计划编纂“续谱”。¹ [图4] 目前初步统计至少应有9方古砚附有这类题签, 其中7方原藏紫禁城 [表4: 2、3、5、9、11、12、13], 另两件乃古物陈列所藏砚 [表4: 14、15]。

其实, 当年清室善后委员会出组²成员点查到缎库时, 依序点查第九十八件文物时, 是一个木架, 遂赋予点查号为“腾九八”, 在这个木架上陈放不少方古砚, 其中点查至第28、31、32、34、47、48、50、57、59等9方古砚时,³ 不知是依据其所附题签, 或是依据当时所看到的内廷陈设档册, 在《点查报告》中出现“续入”或“续入谱”的记载。⁴ 点查日期是民国十四年五月一日上午, 出组人员有朱欣陶 (组长)、金守淦 (监视)、蔡文祥 (军)、吴铁森 (警)。⁵ [图5]

经查北京故宫图书馆所藏清内廷的陈设档册, 在《寻沿书屋陈设档》(朱丝栏本, 道光十八年钞本, 陈570, 第12~17页)、《寻沿书屋陈设档》(道光十八年钞本, 陈415, 第13~17页)、《寻沿书屋》(清钞本, 年代不详, 陈400, 第12~17页) 都有类似记载, 所载录“续入”的古砚多者可达20件 [参阅表2]。除此之外, 另在《寻沿书屋库存陈设档》(道光年钞本, 陈585, 第28~32页) 和《寻沿书屋陈设册档》(清钞本, 陈499, 第39~44页) 两部内廷陈设档册中也曾载录相关古砚, 但是皆无“续入”文字, 前者载录这些古砚收贮在“第壹百拾伍号 花梨木箱”中, 当时这个木箱已“破坏不全”。⁶ 后者记载第一百二十三号的“花梨木箱内盛”

1 蔡玫芬:《Ⅲ-97 端石云根紫玉砚》, 收于氏主编《文艺绍兴·南宋艺术与文化·器物卷》, 台北故宫, 2000年, 第229页。文中作者因该砚砚首乾隆御铭有句:“物聚所好, 西清蓄将满矣!” 而以为清高宗乃因“此时《西清砚谱》已将辑满, 故此砚所附黄签有‘续入’字样, 说明编入续谱”。经查, 此砚乾隆御铭也刻在砚盒盖面, 年款署“乾隆甲辰”, 即乾隆四十九年, 此时《西清砚谱》早已完成编纂。再细审此篇乾隆御铭, 乃强调宋端石砚在乾隆内廷“弗鲜”, 其所谓“西清蓄将满”乃强调内廷所藏宋端石砚已甚多, “西清”二字非指《西清砚谱》。不过蔡玫芬亦认为清内廷曾有编纂“续谱”之议; 其实在此之前, 台北故宫前辈吴凤培先生整理院藏古砚时, 即曾辑录9方“续入”古砚, 并已认为清高宗有续编《西清砚谱》之议。

2 关于“出组”的含意, 请参阅嵇若昕《呼朋引伴话“出组”》, 原载于《故宫文物月刊》, 第31期, 1985年10月, 第154~158页, 经局部修订后收录于《双溪文物随笔》, 台北: 故宫, 2011年, 第183~187页。

3 关于当年清室善后委员会点查紫禁城内文物的编号方式, 请参阅嵇若昕《故宫文物的ID》, 原载于《故宫文物月刊》, 第272期, 2005年11月, 第80~91页, 经局部修订后收录于《双溪文物随笔》, 第156~167页。

4 清室善后委员会编:《故宫物品点查报告》第四辑, 第4~305页至4~307页。

5 同前书, 第四辑, 第4~425页。

6 《寻沿书屋库存陈设档》(道光年钞本, 陈585), 第28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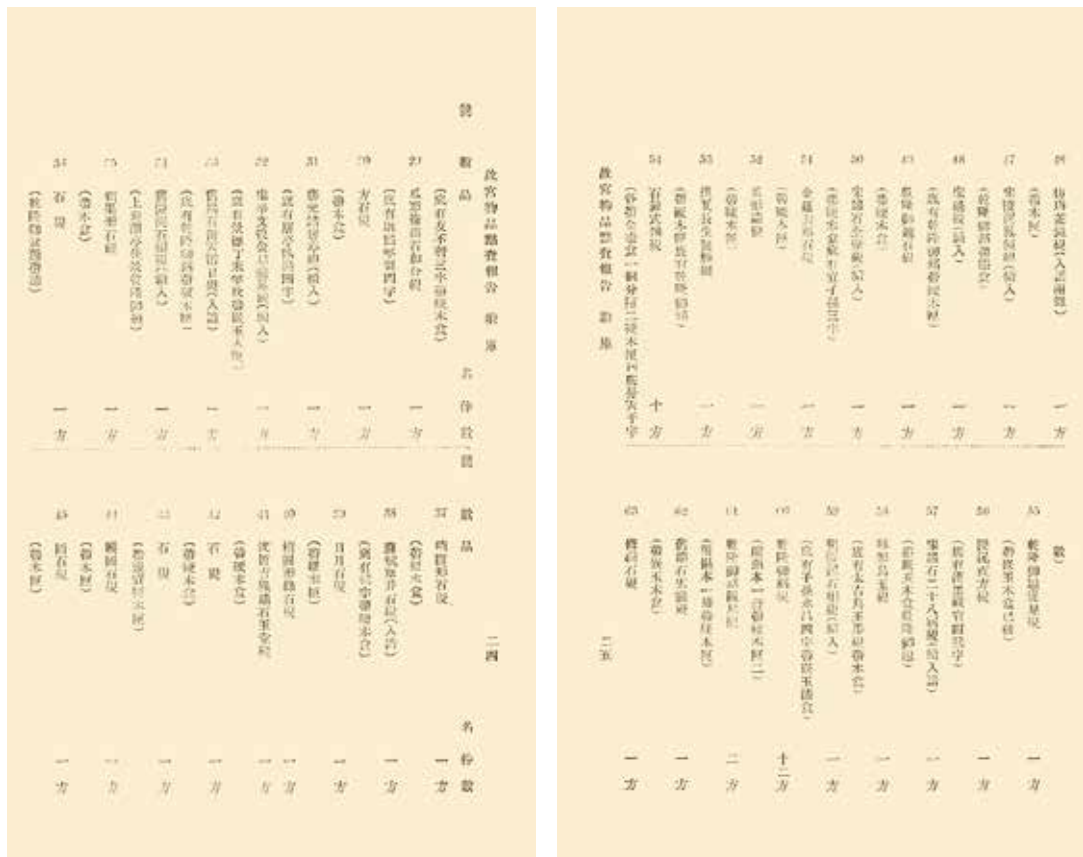


图5 《故宫物品点查报告》第四辑（第二编第六册卷三《缎库》）关于“入谱”“续入”或“续入谱”的载录

这些古砚。¹在道光十八年抄录而无朱丝栏的《寻沿书屋陈设档》，也载录这些古砚收贮在第五十三号花梨木箱的第壹层。²（以下通称前述5部陈设档册为“寻沿书屋陈设档册”）

表2 陈设档册与《故宫物品点查报告》标示“续入”或“续入谱”古砚表

编号	《寻沿书屋陈设档》 (朱丝栏本, 道光十八年抄本, 陈570)	《寻沿书屋陈设档》 (道光十八年抄本, 陈415)	《寻沿书屋》 (清抄本, 陈400)	《故宫物品点查报告》第四辑 (第二编第六册卷三《缎库》)
1	宋端石奎璧砚 (p.12)	宋端石奎璧砚 (p.13)	宋端石奎璧砚 (p.12)	宋端石奎璧砚 (p.4~307[上]), “带硬木盒, 底有宜子孙三字”, 腾九八50, 故文1537)
2	旧澄泥石渠砚 (p.12)	旧澄泥石渠砚 (p.13)	旧澄泥石渠砚 (p.13)	旧澄泥石渠砚 (p. 4~307[下]), “底有子孙永昌四字, 带嵌玉漆盒”, 腾九八59)
3	宋坑子石荷叶砚 (p.13)	宋坑子石荷叶砚 (p.13)	宋坑子石荷叶砚 (p.13)	
4	宋澄泥石渠砚 (p.13)	宋澄泥石渠砚 (p.13)	宋澄泥石渠砚 (p.13)	
5	宋瓷砚 (p.13)	宋瓷砚 (p.14)	宋瓷砚 (p.13)	宋磁砚 (p. 4~307[上]), “底有乾隆御铭, 带硬木匣”, 腾九八48, 故文146)
6	元乃贤五老蜚星砚 (p.13)	元乃贤五老蜚星砚 (p.14)	元乃贤五老蜚星砚 (p.14)	

1 《寻沿书屋陈设册档》(清抄本, 陈499), 第39页。

2 《寻沿书屋陈设档》(道光十八年抄本, 陈415), 第13页。

(续表2)

编号	《寻沿书屋陈设档》 (朱丝栏本, 道光十八 年钞本, 陈570)	《寻沿书屋陈设档》 (道光十八年钞本, 陈415)	《寻沿书屋》 (清钞本, 陈400)	《故宫物品点查报告》第四辑(第 二编第六册卷三《缎库》)
7	宋端石二十八宿砚(p.14)	宋端石二十八宿砚(p.14)	宋端石二十八宿砚(p.14)	宋端石二十八宿砚(p. 4~307[下], “带嵌玉木盒, 乾隆御题”, 腾九八57, 故文462)
8	宋澄泥石渠砚(p.14)	宋澄泥石渠砚(p.14)	宋澄泥石渠砚(p.14)	
9	王绂端石玉堂砚(p.14)	王绂端石玉堂砚(p.15)	王绂端石玉堂砚(p.14)	王绂端石玉堂砚(p. 4~305[下]至4~306[上], “底有友不轩三字, 带硬木盒”, 腾九八28)
10	宋澄泥凤镜砚(p.14)	宋澄泥凤镜砚(p.15)	宋澄泥凤镜砚(p.15)	宋澄泥凤镜砚(p. 4~307[上], “乾隆御铭, 带漆盒”, 腾九八47, 故文545)
11	摩诃唐亭砚(p.15)	摩诃唐亭砚(p.15)	摩诃唐亭砚(p.15)	唐元结广(吾)亭砚(p. 4~306[上], “底有广(吾)亭卧岩四字”, 腾九八31, 故文142)
12	宋瓷砚(p.15)	宋瓷砚(p.15)	宋瓷砚(p.15)	
13	旧端石直方砚(p.15)	旧端石直方砚(p.16)	旧端石直方砚(p.15)	
14	汉玉长生无极砚(p.15)	汉玉长生无极砚(p.16)	汉玉长生无极砚(p.16)	
15	旧澄泥夔凤壶砚(p.16)	旧澄泥夔凤壶砚(p.16)	旧澄泥夔凤壶砚(p.16)	
16		旧澄泥石函井田砚(p.16)	旧澄泥石函井田砚(p.16)	
17	宋星文悦金星龙尾砚(p.16)	宋星文悦金星龙尾砚(p.17)	宋星文悦金星龙尾砚(p.16)	宋辛文悦金星龙尾砚(p. 4~306[上], “底有景德丁未年款, 带嵌玉木匣”, 腾九八32, 故文558)
18	旧歙石龙象砚(p.16)	旧歙石龙象砚(p.17)	旧歙石龙象砚(p.17)	
19	宋端石兰亭砚(p.16)	宋端石兰亭砚(p.17)	宋端石兰亭砚(p.17)	旧澄泥石渠砚(p. 4~306[上], “上刻兰亭佳景, 乾隆御题”, 腾九八34, 故文1540, 即《宋 洮河石兰亭砚》)
20	宋端石龙马负图砚(p.17)	宋端石龙马负图砚(p.17)	宋端石龙马负图砚(p.17)	

1. 凡有“故文”典藏号者皆为台北故宫藏品。

2. 在5部清代寻沿书屋陈设档册中, 仅《寻沿书屋陈设档》(道光十八年钞本, 陈415)和《寻沿书屋》(清钞本, 陈400)载录了第16号“旧澄泥石函井田砚”, 余3部皆未曾收录此砚。

寻沿书屋位于紫禁城内外东路宁寿宫区后部分的东路, 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建, 属庆寿堂建筑群。光绪二十年(1894), 慈禧太后曾住乐寿堂,¹ 皇帝每日清晨请安、侍膳, 通常先至此处坐候。² 缎库在紫禁城内东路延禧宫的东边, 民国初期前述9方古砚贮存在缎库的木架上, 道光年间则收贮在寻沿书屋的花梨木箱中, 而且后者标示“续入”的古砚比收贮于缎库并标示“续入”的古砚多, 其中道光十八年无朱丝栏的钞本《寻沿书屋陈设档》(陈415)与清钞本《寻沿书屋》(陈400)更多出一方《旧澄泥石函井田砚》(表2: 16)。因此, 寻沿书屋陈设档册标示有“续入”的古砚可达20方之数, 《点查报告》记载缎库的“续入”砚仅有9方。至于从寻沿书屋移置缎库的时间点, 是否与慈禧太后居停于乐寿堂, 光绪皇帝需每日清晨在寻沿书屋坐候之

1 《故宫博物院·数字数据馆·建筑·乐寿堂》。

2 《故宫博物院·数字数据馆·建筑·寻沿书屋》。

事有关，俟考！

在台北故宫收藏的清宫旧藏古砚中，以“腾九八”为主要点查号的古砚不在少数，除了有4方附带或应附带“续入”题签（表4：2、3、5、9），可确知为“续入”砚，再比对清代寻沿书屋陈设档册的品名，除了《宋端石二十八宿砚》和《宋澄泥凤镜砚》之名相符外（表2：7、10与表4：5、9），另两方砚名需进一步叙明。表4：2的这方《唐元结广（吾）亭砚》，在《点查报告》即作“唐元结广（吾）亭砚”，但是标示“续入”的寻沿书屋陈设档册中皆作“摩诘唐亭砚”，另两部未标示“续入”的陈设档册中则作“唐元结广（吾）亭砚”，却与题签品名相符。其实，原件砚背阴刻楷书“广（吾）亭卧岩，次山”，砚侧垂裙之一阴刻楷书清高宗御铭，此御铭也收录在《清高宗御制诗文全集·御制诗五集》卷八十七中，诗题：“题元结广（吾）亭砚”，清高宗在诗注中说明“元结”在唐肃宗（756～762在位）“时称天下士”，¹故不应是盛唐诗人王维（692～761，字摩诘），而是中唐诗人元结（723～772，字次山）。清高宗也说明：“字典中无广（吾）字。”通常收录在清高宗诗文中其为文物题咏的诗文与琢刻在该文物器身或盒座上者相同，但是这方《唐元结广（吾）亭砚》木盒盖面却阴刻填金隶书另一首清高宗砚铭，曰：“唐乎！宋乎！难辨近久，剥蚀弗全，数百年有，与墨为受，与笔为授，形肖壶饼，夔守其口，仿佛勒铭，其人曰富，砚虽无言兮！摘文则传兮！”阴刻填金楷款：“乾隆御铭”，阴刻篆印：“古稀天子”“犹曰兹兹”。似乎描绘的是括囊砚，而《唐元结广（吾）亭砚》却是抄手砚，或许该砚和内原并非收贮《唐元结广（吾）亭砚》，误置的确切时间待考。

至于表4：3的这方《宋辛文悦金星龙尾砚》，也是一方抄手砚，其品名中的“辛”字在5部清代寻沿书屋陈设档册中皆作“星”字，但是原砚所附题签与《点查报告》中则作“辛”字。在砚首与木盒盖面分别阴刻楷书与隶书清高宗乙巳年（乾隆五十年，1785）御铭，翌年，这首诗也收录入清高宗御制诗集中。²砚背分别阴刻隶书与楷书辛文悦与李沆砚铭，后者文字中记载辛文悦得此砚于蒯鳌，清高宗的砚铭中也将此三人姓名与简要生平嵌入文句中。辛文悦乃唐末宋初人，是宋太祖的启蒙老师，宋太祖特于开宝三年（969）授为房州（湖北房县）知州，乃因他为忠厚长者，而当时后周废帝郑王柴宗训即被安置在房州。蒯鳌（生卒年不详）于南唐后主时擢为进士。李沆（947～1004）乃北宋名臣，宋真宗即位后任户部侍郎、参知政事，时称“圣相”，这方金星龙尾砚砚背李沆砚铭款署：“景德丁未”，乃宋真宗景德四年（1007），李沆已逝。清宫旧藏古砚砚铭中，明代以前者仅供后人玩砚时缅怀，此又一例。至于清代寻沿书屋陈设档册将“辛文悦”之名误作“星文悦”，则不知其何据。

在《点查报告》中载录的“腾九八”系列文物中，标示“续入”并为台北故宫藏砚，但未曾附带清内廷“续入”题签的古砚还有3方（表2：1、5、19）。其中“表2：1”《宋端石奎璧砚》乃石渠方砚，《点查报告》的名称与寻沿书屋陈设档册相符，较无疑义；另两方古砚（“表2：5”与“表2：19”）则需进一步比对。

“表2：19”这件古砚在《点查报告》中题名为《旧澄泥石渠砚》，并说明：“上刻兰亭佳景、乾隆御题”，

1 《清高宗御制诗文全集（十）·御制诗五集》，台北故宫，1976年，卷八十七，第10页，“题元结广（吾）亭砚”条，诗云：“浯溪上构唐亭旌（原注：即躐括元结语，按字典中无广[吾]字），俯仰常欣山水清；不识屡参节度者，龙宾倚马有何成。”（原注：元结肃宗时称天下士，所上时益三篇未见施用，仅于山南西道、荆南、山南东道幕府参佐，久之始刺道州，颇有政绩。旋以罢归，漫浪于人间。结盖文士中之有用者，惜当时不能尽其材，以致迄无成也。）”

2 《清高宗御制诗文全集（十）·御制诗五集》卷二十四，第16页，“题宋辛文悦金星龙尾砚”条，曰：“犹是南唐开采初，金星龙尾煜光舒；房州特以知州事，李沆得来重有识（原注：去声），蒯鳌赠后不为虚；研朱因识（原注：入声）戒所好，无翼翻来实作予。”

经查，“腾九八 34”这方古砚为《宋 洮河石兰亭砚》，典藏号是“故文 1540”，砚面除墨堂外雕饰曲水、石桥，纹饰左下方，也是曲水尾端，阴刻隶书“兰亭佳景”4字，乃东晋王羲之兰亭修禊故实；砚背浅浮雕游鹅图，砚侧阴刻王羲之、王涣之、王凝之、王献之等王氏族人诗文。木盒盖面阴刻填金隶书乾隆戊申年（乾隆五十三年，1788）御题砚铭。的确合乎《点查报告》所描述。乾隆御铭开宗明义指出此砚石材是产自甘肃省的洮河石，并订名为“洮石兰亭砚”。¹因石呈绿色，或因此清代道光以后内廷执事人员误以为是绿色端石，故在寻沿书屋陈设档册中皆作“宋端石兰亭砚”。



图6 唐 黄釉瓷砚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采自《典藏台湾·目录导览·内容主题·器物·玉石器·唐黄釉瓷砚》

至于“表 2 : 5”与“表 2 : 12”，在寻沿书屋陈设档册中都作“宋瓷砚”，《点查报告》的缎库中“腾九八 48”的文物名称作《宋磁砚》，并说明：“底有乾隆御铭，带硬木匣”。²台北故宫所藏古砚中点查号为“腾九八 48”者乃一件黄釉暖砚，砚体中空，砚面有一大圆孔，砚底有乾隆御铭，³并带硬木匣，典藏号是“故文 146”。⁴或即为“续入”古砚之“宋瓷砚”之一〔图 6〕。

此外，台北故宫所藏主要点查号为“腾九八”的古瓷砚，还有一方《月白釉圆砚》，其点查号是“腾九八 24”，典藏号为“故文 145”，《点查报告》中的品名乃《越窑圆砚》，并注明：“底有乾隆御铭，带木盒”⁵。该砚器底与盒盖分别阴刻楷书与隶书乾隆御铭，款署乾隆辛亥年（乾隆五十六年，1791）。⁶当年出组人员填写《点查报告》时，或许即依据圆砚形与乾隆御铭的首句：“越器曾希见”，遂订名，但是接续的乾隆御铭是“宋窑今始题”，所以清代寻沿书屋陈设档册中遂订名“宋瓷砚”。若然，则这方《月白釉圆砚》或即寻沿书屋陈设档册中标示“续入”的另一件“宋瓷砚”，但是《点查报告》失记（表 2 : 12、表 3 : 2）。

1 乾隆御题砚铭：“洮石虽然逊旧端，质佳亦得伴文翰；坐来贤主对嘉客，疑是羲之与谢安。讶抚画图原述晋，可知亭子得称兰；题斯景不一而足，摹帖永和每惭难。”此砚铭于庚戌年（乾隆五十五年），收入《清高宗御制诗文集（十）·御制诗五集》卷五十六，第 9 页，“咏洮石兰亭砚”条，原注：“内府所藏兰亭砚入《西清砚谱》者五方，具经题咏。”

2 清室善后委员会编：《故宫物品点查报告》第四辑，第 4 ~ 307 页（上）。

3 砚背乾隆御题砚铭：“瓷之治，本澄泥也！汉之瓦，或庶几也！不见修内，宣和何阙斯也！岁久如玉，视玉堂澄泥，犹或逊兹也！物聚所好，不能不于此而恋斯也！”

4 余佩瑾：《II-2.14 唐邢窑黄釉瓷砚》，收于何传馨主编《十全乾隆：清高宗的艺术品味》，第 136 ~ 137 页。余佩瑾在该条说明文中依据近年考古资料，认为该砚是唐代邢窑产品。

5 清室善后委员会编：《故宫物品点查报告》第四辑，第 4 ~ 305 页（下）。

6 砚背乾隆御题砚铭也收录于乾隆五十七年《清高宗御制诗文集（十）·御制诗五集》卷七十四，第 15 页，“咏宋均窑砚”条：“越器曾希见，宋窑今始题（原注：宋磁所咏虽多，砚则今始见此）；石堪匹老洞（原注：砚石以采自端溪水洞者最佳，次即以澄泥为贵。是砚虽出于埏埴，而质本澄泥，发墨与洞石同），磁本是澄泥；磨已兴云蔚，呵如带露凄；文房珍别名，苏语漫须提。”

表3 寻沿书屋陈设档册标示“续入”，但《故宫物品点查报告》未标示“续入”古砚可能为台北故宫藏砚表

编号	《寻沿书屋陈设档》(朱丝栏本,道光十八年钞本,陈570)	《故宫物品点查报告》第四辑(第二编第六卷三《缎库》)	台北故宫藏砚	点查号与典藏号	备注
1	宋坑子石荷叶砚(p.13)	宋大观端砚(p.26上栏)	宋端石荷叶砚	腾九八64、故文539	1.乾隆御铭:“宋坑子石石之仙,不雕不琢存其天;如破荷叶枯卷然……” 2.《故宫物品点查报告》说明:“底有米、倪、赵各家铭。” 3.表2: 3
2	宋瓷砚(p.15)	越窑圆砚(p.23下栏)	月白釉圆砚	腾九八24、故文145	1.乾隆御铭:越器曾希见,宋窑今始题…… 2.《故宫物品点查报告》作“越窑圆砚(底有乾隆御铭,带木盒)”。 3.表2: 12
3	汉玉长生无极砚(p.15)	汉瓦长生无极砚(p.25上栏)	汉长生无极瓦砚	腾九八53、故文1605	1.《故宫物品点查报告》作“汉瓦长生无极砚(带硬木匣,底有乾隆御铭)”。 2.表2: 14

《点查报告》中的“腾九八64”是一方“宋大观端砚”，其“底有米倪赵各家铭”。¹台北故宫藏砚中点查号为“腾九八64”者是一方《端石荷叶砚》，典藏号为故文539，砚呈椭圆，砚面与砚背凿出多道虫蚀痕，砚面因蚀痕而现荷叶纹饰，左下方小叶面阴刻葫芦印，印文阴刻“大观”二字篆文；砚背砚铭署款：“子昂”“云林子”（附长方篆印：“云林”）与“襄平米氏珍藏”，另外还有“卧雪山人”的砚铭。清中期文人李调元（1734～1802）曾号卧雪山人；此外，赵孟頫（1254～1322）字子昂，倪瓒（1301～1374）号云林，亦作云林子，米芾（1051～1107）后徙居湖北襄阳，加上砚面有“大观”篆印，故当年《点查报告》中方订名“大观端砚”，并注明：“底有米、倪、赵各家铭”。砚侧壁与木盒盖面分别阴刻楷书与隶书乾隆御铭，第一句作：“宋坑子石石之仙”，款署：“乾隆壬寅仲春”，²即乾隆四十七年（1782）八月，清高宗已为之订名为《宋坑子石荷叶砚》。在清代寻沿书屋陈设档册中有一方订名为“宋坑子石荷叶砚”（表3：3），或即台北故宫所藏此方典藏号为故文539的端砚（表3：1）。

台北故宫藏砚中点查号为“腾九八53”者是一方选取汉代瓦当改制而成的古砚，瓦当有阳文4字篆铭：“长生无极”，在《点查报告》中作“汉瓦长生无极砚”，并载录：“带硬木匣，底有乾隆御铭”。³其实是在该砚的侧壁与木盒盖面分别阴刻楷书与隶书清高宗庚戌年（乾隆五十五年，1790）御铭，曰：“雀台较后未央邻，犹是檐头圆体真；欲问长生无极者，经营可识姓萧人。”清高宗御制诗集中也收录此诗⁴，在清高宗数十年的玩赏古砚经验中，所认识以古代砖瓦改制成砚者，多作长方覆瓦形式，而且据传多为汉初未央宫或汉末三国

1 清室善后委员会编：《故宫物品点查报告》第四辑，第4～308页（上）。

2 砚背乾隆御题砚铭也收录在乾隆四十七年《清高宗御制诗文集（八）·御制诗四集》，卷八十六，第23页，“题宋坑子石荷叶砚”条：“宋坑子石石之仙，不雕不琢存其天。如破荷叶哭卷（原注：平声）然，变荷叶脆为石坚。咄哉此语半非全，脆坚何石谁主宾（原注：叶）。胥非真也幻现前，墨磨了以佐文筵。三朝名士相宝传（原注：砚为宋坑子石，随石脉屈曲作荷叶式，有大观印记及襄名米氏题、赵孟俯、倪瓒并各有铭），空教铭识纷泐。”

3 清室善后委员会编，《故宫物品点查报告》，第四辑，第4～307页（上）。

4 《清高宗御制诗文集（十）·御制诗五集》卷六十二，第8页，“咏汉长生无极瓦头砚”条，在首句“雀台较后未央邻”后，清高宗加注说明：“汉时宫殿之瓦，工料坚致，多制为砚。此长生无极瓦头，亦汉初萧何所监造者，较之铜雀台成于汉末建安时者，更前四百年矣！其云长生无极，概与长生未央、长乐无极同为吉语云。”

时期的铜雀台的屋瓦,但是他也知道“十中曾无一二真”¹,而且是“自宋以前已有伪为者矣”²!似乎至乾隆晚期,清高宗方得见到以古代宫殿瓦当改制成砚之实例,并且很有见地地认为这种瓦砚乃用古代宫殿屋檐瓦当改制。基于玩赏古物的经验,清高宗推断这方带“长生无极”篆文的瓦当,应属汉初之物。因为清高宗曾玩赏过内廷所藏传世所谓西汉初年的未央宫瓦砚,砚背有“鄴侯萧何监造”字样,³所以他在这方《长生无极瓦砚》的砚铭最后也比赋之。

既然清高宗已知这方《长生无极瓦砚》为瓦当改制而成的砚台,何以清内廷5部寻沿书屋陈设档册皆以为“汉玉”?此外,除了这方清末民初原贮缎库的《长生无极瓦砚》,当时清室善后委员会在点查内廷文物时,除了养心殿和懋勤殿外,⁴也曾古董房等查出瓦当改制而成的古砚。⁵至于《长生无极瓦砚》,台北故宫另藏有一方原贮养心殿者,⁶因点查号为“吕”字号,故本文不列入“续入”古砚之列。

除了原贮寻沿书屋,清季移置缎库的10方“续入”古砚(表4:1至表4:10),台北故宫尚珍藏5方附清内廷题签的“续入”古砚(表4:11至表4:15)。其中三方原贮懋勤殿,即《明周天球玉堂砚》《明王世贞涵星砚》和《元张雨天然如意砚》,在《点查报告》作“明周天球玉堂砚”“明王世贞涵星砚”和“天然如意砚”,⁷皆未标示“续入”或“续入谱”字样。至于北京故宫图书馆所藏清内廷陈设档册中,仅在宣统二年(1910)九月建立的《懋勤殿现存陈设库存》(陈515)载录了这3方古砚,也未曾标示“续入”。⁸依据陈设档册与《点查报告》中所载录这3方古砚品名,当时执事人员或即抄录自其所附题签。

除了紫禁城内缎库与懋勤殿所贮“续入”古砚,另两方“续入”古砚原为古物陈列所藏砚,因缺乏清内廷陈设档册或《点查报告》可供探寻,故清代奉天行宫与避暑山庄内是否还有其他“续入”砚台,已不易追寻。

1 《清高宗御制诗文集(八)·御制诗四集》卷七十三,第8页,第“宋米友仁瓦砚歌”条。

2 同前书,卷八十三,第14页,“澄泥瓦歌”条,清高宗诗注。

3 台北故宫收藏三清宫旧藏方《未央宫东阁瓦砚》,两方原藏紫禁城内,其中一在养心殿(吕一八九九),收录入《西清砚谱》第一件,另一方原贮懋勤殿(洪七一五10,故文475);第三方原为古物陈列所藏品,后归入国立中央博物院(中文6)。乾隆晚期,清高宗曾指出:内府藏三方覆瓦形未央宫瓦砚,两方收入《西清砚谱》,第三方为贗品。见《清高宗御制诗文集(十)·御制诗五集》卷六十六,第12~13页,“汉未央宫瓦砚”条。这两方收入《西清砚谱》者分别是《未央宫东阁瓦砚》和《未央宫北温室殿瓦砚》,前者即台北故宫藏品,不知清高宗所认知的第三方是否就是清末民初收贮于懋勤殿者。

4 台北故宫收藏的原贮养心殿的瓦当砚有4方:《长生未央瓦砚》(吕二〇一七之一,故瓷2642)、《万有熹瓦砚》(吕二〇一七之二,故瓷2644)、《长乐未央瓦砚》(吕二〇一七之三,故瓷2643)和《长生无极瓦砚》(吕二〇一七之四,故瓷2641);懋勤殿有1方:《亿年无疆瓦砚》(洪七一五31,故文1592)。

5 台北故宫收藏两方原贮古董房的瓦当砚为:《永受嘉福瓦砚》(丽二四三二之一,故文1632)和《长乐万岁瓦砚》(丽二四三二之二,故文1633)。

6 点查号为“吕二〇一七”之四,典藏号为“故瓷2641”,色呈白偏灰黄,与“续入”的这方《长生无极瓦砚》并不相侔。

7 《故宫物品点查报告》第二辑,第2~142页(下),点查号“洪七一五12”条载:“明周天球玉堂砚。”并注明:“(带紫檀盒一)。”第2~143页(上),点查号“洪七一五28”条载:“明王世贞涵星砚。”并注明:“(带木盒)。”同页下栏,点查号“洪七一五33”条载:“天然如意砚。”并注明:“(带镶玉木第盒、乾隆御题。)”

8 《懋勤殿现存陈设库存》,宣统二年九月立,陈515,第14页,第6行载:“元张雨天然如意砚壹方,紫檀木匣、嵌玉。”第15页,第3行载:“明王世贞涵星砚壹方。”

表4 台北故宫藏《西清续谱》古砚表(依点查号序)

编号	品名	点查号	典藏号	原藏者	清代题签	《故宫物品点查报告》	备注
1	月白釉圆砚	腾九八24	故文145	故博	无	未标示“续入”	1.缎库(寻沿书屋):宋瓷砚 2.表3:2
2	元结广(吾)亭砚	腾九八31	故文142	故博	有“唐元结广(吾)亭砚·续入”	标示“续入”	缎库(寻沿书屋):摩诘唐亭砚
3	宋 辛文悦金星龙尾砚	腾九八32	故文558	故博	有“宋辛文悦金星龙尾砚·续入”	标示“续入”	缎库(寻沿书屋):宋星文悦金星龙尾砚
4	宋 洮河石兰亭砚(旧澄泥石渠砚)	腾九八34	故文1540	故博	无	标示“续入”	缎库(寻沿书屋):宋端石兰亭砚
5	宋 澄泥凤镜砚	腾九八47	故文545	故博	有“宋澄泥凤镜砚·续入”	标示“续入”	缎库(寻沿书屋):宋澄泥凤镜砚
6	唐 黄釉瓷砚	腾九八48	故文146	故博	无	标示“续入”	缎库(寻沿书屋):宋瓷砚
7	宋 端石奎壁砚	腾九八50	故文1537	故博	无	标示“续入”	缎库(寻沿书屋):宋端石奎壁砚
8	汉 长生无极瓦砚	腾九八53	故文1605	故博	无	未标示“续入”	1.缎库(寻沿书屋):汉玉长生无极砚 2.表3:3
9	宋 端石二十八宿砚	腾九八57	故文462	故博	应有	标示“续入谱”	缎库(寻沿书屋):宋端石二十八宿砚
10	宋 端石荷叶砚	腾九八64	故文539	故博	无	未标示“续入”	缎库(寻沿书屋):宋坑子石荷叶砚 表3:1
11	明 周天球玉堂砚	洪七一五12	故文153	故博	有	未标示“续入”	懋勤殿
12	明 王世贞涵星砚	洪七一五28	故文461	故博	有“明王世贞涵星砚·续入”	未标示“续入”	懋勤殿 《懋勤殿现存陈设库存》(宣统二年九月立,陈515);《故宫物品点查报告》作:“明王世贞涵星砚”
13	元 张雨天然如意砚	洪七一五33	故文1536	故博	有“元张雨天然如意砚·续入”	未标示“续入”	懋勤殿 《懋勤殿现存陈设库存》(宣统二年九月立,陈515)作:“元张雨天然如意砚”;《故宫物品点查报告》作:“天然如意砚”
14	宋 端石三祝砚		中文11	中博	有“宋端石三祝砚·续入”		
15	宋 端石云根紫玉砚	T七二三三	中文23	中博	有“宋端石云根紫玉砚·续入”		

1. 编号6:《唐黄釉瓷砚》,台北故宫库房管理系统的点查号误植为“腾九八24”,实应为“腾九八48”,而“腾九八24”为《月的釉圆砚》(表4:1)。

2. 本表第9号“清代题签”栏中标示“应有”,乃因前辈吴凤培先生依据台北故宫所藏古砚中有“续入”题签所制统计册中曾载录。

总之,台北故宫旧藏古砚中,至少有15方“续入”古砚,参阅台北故宫珍藏的95方收录入《西清砚谱》的古砚,¹部分附有清内廷题签,载明“入谱”或“入谱附录”,也就是收入《西清砚谱》,则“续入”古砚,或

¹ 台北故宫藏砚中收入《西清砚谱》正谱者有76方,收入附录者有19方。

即预备继续收入内廷砚谱,参考《西清古鉴》的续编订名为《西清续鉴》,《宁寿鉴古》的续编是《宁寿续鉴》,则《西清砚谱》的续编或将比照其全名订名为《钦定西清续谱》,简称《西清续谱》。¹

初步整理台北故宫所藏 15 方“续入”古砚与砚盒所阴刻乾隆御铭的年款,以及清高宗为前述古砚和其他确认为“续入”古砚所吟咏的御制诗文,收录入御制诗集的时间最早者为乾隆四十五年(庚子,1780)(表 5),因此可知清高宗至少自乾隆四十五年已开始陆续关注预备收入《西清续谱》的古砚,或许在《西清砚谱》敕编成书后不数年,清高宗已着手准备、检选内廷藏砚以备“续入”砚谱的工作。

表5 关于《西清续谱》古砚之清高宗砚铭标示时间表(依点查序号)

编号	品名	陈设档册中品名	砚身或砚盒标示时间	清高宗御制诗集收录时间	备注
1	月白釉圆砚	宋瓷砚	乾隆五十六年(辛亥,1791)	乾隆五十七年(壬子,1792)	咏宋均窑砚
2	元结广(吾)亭砚	唐元结唐亭砚	乾隆五十五年(庚戌,1790)	乾隆五十九年(甲寅,1794)	题元结广(吾)亭砚
3	宋 辛文悦金星龙尾砚	宋星文悦金星龙尾砚	乾隆五十年(乙巳,1785)	乾隆五十一年(丙午,1786)	题宋辛文悦金星龙尾砚
4	宋 洮河石兰亭砚	宋端石兰亭砚	乾隆五十三年(戊申,1788)	乾隆五十五年(庚戌,1790)	咏宋洮河石兰亭砚
5	宋 澄泥凤镜砚	宋澄泥凤镜砚	乾隆五十一年(丙午,1786)	乾隆五十二年(丁未,1787)	咏宋澄泥凤镜砚
6	唐 黄釉瓷砚	宋瓷砚	乾隆五十六年(辛亥,1791)		
7	宋 端石奎璧砚	宋端石奎璧砚	乾隆五十三年(戊申,1788)	乾隆五十三年(戊申,1788)	咏宋澄泥石渠砚
8	汉 长生无极瓦砚	汉玉长生无极砚	乾隆五十五年(庚戌,1790)	乾隆五十六年(辛亥,1791)	咏汉长生无极瓦头砚
9	宋 端石二十八宿砚	宋端石二十八宿砚	乾隆五十六年(辛亥,1791)	嘉庆元年(丙辰,1796)	题宋端石二十八宿砚
10	宋 端石荷叶砚	宋坑子石荷叶砚	乾隆四十七年(壬寅,1782)	乾隆四十七年(壬寅,1782)	题宋坑子石荷叶砚
11	明 周天球玉堂砚	明周天球玉堂砚	乾隆四十九年(甲辰,1784)	乾隆五十年(乙巳,1785)	周天球玉堂砚
12	明 王世贞涵星砚	明王世贞涵星砚	乾隆四十七年(壬寅,1782)	乾隆四十七年(壬寅,1782)	题王世贞涵星砚
13	元 张雨天然如意砚	元张雨天然如意砚	乾隆四十九年(甲辰,1784)	乾隆五十一年(丙午,1786)	题张雨天然如意砚
14	宋 端石三祝砚		乾隆四十五年(庚子,1780)		
15	宋 端石云根紫玉砚		乾隆四十九年(甲辰,1784)		
16		王绂端石玉堂砚		乾隆五十二年(丁未,1787)	题王绂端石玉堂砚
17		旧端石直方砚		乾隆五十三年(戊申,1788)	咏旧端石直方砚

1. 本表所列古砚凡带砚盒者皆为台北故宫藏品。
2. 备注栏内所示乃《清高宗御制诗文全集》之御制诗集中之诗题。

乾隆四十二年(1777)与乾隆四十三年(1778)的《活计档》都有关于为收入《西清砚谱》的成批古砚,

¹ 前辈吴凤培先生曾订书名《钦定西清续砚谱》。

传旨造办处匠役成做屉盒或修整木盒等的记录。¹即使至嘉庆二年(1797),已退位为太上皇的清高宗仍为“入谱”砚传旨配匣。²虽已退位,清高宗一方面关注“入谱”古砚贮藏状况,一方面也关注《西清续谱》古砚的检选,³只是尚未成形,故尚未为成批“续入”砚传旨成做屉盒或修整木盒等。或许这是在《活计档》中无法觅得有关《西清续谱》记载的原因之一。

虽然目前仅收集、归纳出17方“续入”砚,仍可确知清高宗在多年玩赏古砚的经验中,增长了古砚知识。最明显的实例是他对于传世瓦砚真贋的分辨。清高宗至迟在乾隆四十五年(庚子,1780)已得出传世覆瓦形的未央宫或铜雀台瓦砚是“十中曾无一二真”,3年后再咏未央宫瓦砚,已认为不知有没有一片真未央宫瓦,⁴不久后进一步确认未央宫睿思东阁瓦砚“实宋有”⁵。

乾隆晚期,清高宗已知覆瓦形的未央宫或铜雀台瓦砚乃晋宋以来的贋品,倒是瓦当改制成砚者较可信,还曾名之为“瓦头砚”⁶。或许因为皇帝对于《长生无极瓦砚》的重视,并决定将之选录入《西清续谱》,不多久又得几方瓦当砚,篆文或作“未央长生”,⁷或作“亿年无疆”。⁸除了瓦当砚取代《西清砚谱》中的《未央宫瓦砚》与《铜雀台瓦砚》,其余古砚检选标准似与《西清砚谱》检选的标准相类似,或许正谱也准备收录200方古砚吧!

1 例如:《活计档》,乾隆四十二年十一月初四日,《广木作》,载:内廷交出三方瓦砚,传旨两个木盒内壁髹漆。初十日又传旨交苏州织造舒文成做龙纹雕漆盒盛装这三方瓦砚,最后于年底(十二月二十五日)制作完成,送入内廷,广木匠匠役遂奉旨为漆盒配糊锦楠木匣板。翌年正月二十八日,全部完成“古陶三友”雕漆盒。按:这3件瓦砚收入《西清砚谱》的第一、第三与第四件古砚,其与雕漆盒皆为台北故宫藏品(吕一八九九、吕一八九八之一、之二)。

《活计档》,乾隆四十二年十一月初四日,《广木作》,另载:内廷交出三十方古砚与剔红长方箱,传旨剔红箱内配屉盛装。按:依据档案所载砚名,此30方砚大多收入《西清砚谱》。

《活计档》,乾隆四十三年三月初四日,《如意馆》,载:内廷交出旧端石痴庵砚等四方古砚,传旨如意馆匠役成做紫檀木砚盒。

《活计档》,乾隆四十三年五月初三日,《油木作》,载:传旨“入谱砚二百方”中附紫檀木砚盒者,如盒内壁已刻诗句,“俱不必漆漆,若无刻诗,俱漆黑漆里。”按:《西清砚谱》正谱收入古砚200方,附录时作砚与瓷、玉、紫金石、驼基石、红丝石等砚共40方。故此则档案应仅指200方正谱古砚。

《活计档》,乾隆四十三年十二月初十日,《广木作》,载:内廷交出十方古砚与时作砚,传旨为之配二层屉罩盖匣盛装。按:经比对砚名,此10方砚皆收入《西清砚谱·附录》。

2 《活计档》,乾隆六十二年(即嘉庆二年)十月二十六日,《乾清宫、交泰殿、弘德殿、昭仁殿》,载:内廷交出《杨士奇旧端子石砚》《汉砖多福砚》《元凝松砚》等七方砚,传旨:“着配匣。”按:经比对砚名,此7方砚皆收入《西清砚谱》。此后档案又陆续载录为《西清砚谱》古砚配做匣匣的旨意。

3 表5:9《宋端石二十八宿砚》砚铭于嘉庆三年收入清高宗御制诗集。见《清高宗御制诗文集(十)·御制诗余集》,卷二,第22页,“题宋端石二十八宿砚”条。砚铭曰:“赵宋玉堂是也非,呵之墨锈润霏微;二十(原注:平声)八宿循环阅,佐我批朱救万几。”

4 《清高宗御制诗文集(十)·御制诗五集》卷六十六,第12~13页,“汉未央宫瓦砚”条,清高宗诗注中言:未央宫与铜雀台瓦砚“盖宋以前已有伪为者,是以癸卯(乾隆四十八年,1783)未央宫瓦砚歌有‘一片真贋犹莫知,晋宋以来伙贋为’之句”。

5 《清高宗御制诗文集(十)·御制诗五集》卷六十七,第5~6页,“题乾清宫所藏瓦砚”条,其中有一句:“睿思(原注:宋睿思东阁砚)实宋有”。

6 清高宗作诗歌咏《汉第第长生无极瓦砚》时,即将此砚取名《汉长生无极瓦头砚》。

7 《清高宗御制诗文集(十)·御制诗五集》卷六十六,第12~13页,“汉未央宫瓦歌”条,清高宗在诗注中说:“兹得一未央整瓦,止有圆顶,刻‘未央长生’四字。”此诗于乾隆五十六年收入御制诗集。按:台北故宫旧藏一《长生未央瓦砚》,点查号“吕二〇一七”之一,典藏号“故瓷2642”,清末民初时贮于紫禁城内养心殿。

8 《清高宗御制诗文集(十)·御制诗五集》卷七十八,第22~23页,“题汉亿年无疆瓦歌”条,清高宗在诗注中说:“兹复得一瓦,形制与前年所得无二,惟彼瓦当所刻云‘未央长生’四字,此瓦刻‘亿年无疆’四字。”此诗于乾隆五十八年收入御制诗集。按:台北故宫旧藏一件原贮懋勤殿的瓦当砚,砚背即作“亿年无疆”4字篆文。

三 结 论

清高宗在位时间长，登基时已成年，加上父祖两代的积累，使他在武功方面的十全武功，让他志得意满。至于文化大业，终乾隆一朝从未稍歇。在整理国故方面，7部《四库全书》的敕编，大量的搜集、整理、校雠与抄写，工程浩大。

《左传·成公十三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清高宗熟读古籍，也深知三代铜礼器的重要，因此一再敕编铜器图谱。宋代君臣好古、尊古，潜心研究金石，民间曾编《考古图》《续考古图》等图谱，官方也曾敕编《宣和博古图》；清高宗延续宋人尊古传统，对于古代铜礼器的敕编不遗余力，甚至大量收集、整理古铜镜，即使到乾隆晚期，还敕编《宁寿续鉴》，而且可能已初具规模。

古代铜器之外，宋代文人也曾考究砚材，分析砚式，为砚撰史。宋初苏易简（958～996）编纂《文房四谱》，其中《砚谱》仅有1卷，北宋中期唐询（1005～1064）《砚录》、米芾（1051～1107）《砚史》与后继之李之彦《砚谱》、高似孙（1158～1231）《砚笈》等书专论砚台，从探究砚材、砚式，进而讨论砚之维护，记录名家砚铭，清高宗认为是“艺林佳话”¹。除了通论各类砚材，宋人还专论一地砚石，例如南宋叶槿的《端溪砚谱》与洪适（1117～1184）的《歙砚说》，分别为端石与歙石立说。降及明代，文人论砚的著述更多。乾隆朝内府藏砚颇多，“或传自盛朝，或弄自国初”²，清高宗欲承继前人的“艺林佳话”，遂动念敕编《西清砚谱》，成书不久，又准备续编内廷古砚，惜《西清续谱》尚未成篇，已然薨逝。

乾隆一朝，在文化上的功业当然不仅在丛书与图籍的撰修，然其最显而易见。清高宗戮力敕编大部头丛书——《四库全书》，也关注文物图谱的编纂，虽然已完成“乾隆四鉴”与《西清砚谱》等书，却仍留遗憾。未成书的《宁寿续鉴》与《西清续谱》是清高宗已开始着手却未竟的文化事业。此外，清高宗曾多次传旨整理宋代与明代名瓷，并进行编目与图绘³。

表6 台北故宫藏瓷器与铜器图册参考表

品名	《延埴流光册》	《范金作则册》	《播功彰色册》	《观象在谿册》	《珍陶萃美册》	《吉范流辉册》	《精陶温古册》	《吉金耀采册》
清代中晚期 收贮宫殿	重华宫	重华宫	重华宫	重华宫	阅是楼	阅是楼	乐寿堂	乐寿堂
民国初年 贮存宫殿	重华宫	重华宫	重华宫	重华宫	永寿宫	永寿宫		
点查号	雨一一七六1	雨一一七六1	雨一一七五1	雨一一七四1	金二四七51 (卯五)	金二四七49 之十一	卯六	吕六二011 (?)
典藏号	故杂415	故杂414	故杂410	故杂412	故画3651	故杂419	故画3652	故杂417

至于是否有敕编历代瓷器图谱的想法，尚待更多的文献，以供论证。

[作者单位：香港中文大学]

1 于敏中等编：《西清砚谱》，清高宗《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 同前注。

3 余佩瑾：《乾隆皇帝的古陶瓷鉴赏》。文中作者所收录之点查号有误植情形，个人重新把梳相关内廷陈设档册以及《点查报告》，列表说明台北故宫所藏的四组八套瓷器与铜器图册（见表6），其中《精陶温古（册）》与《吉金耀采（册）》之相关对照，瓷器与铜器上所黏贴之点查号与《点查报告》中所载不符。

